

籌辦夷務始末

善辦夷務始末卷之四十三

同治五年丙寅七月壬戌總理各國事

陝西巡撫劉蓉奏查明陝省教堂舊址一摺○六月二十三日○軍機大臣奉

旨該衙門妥議具奏○片併發欽此○臣等查陝西教堂一事○自咸豐十一年五月法國公使哥士耆○呈請照約飭還○臣衙門疊次咨行查辦未結○復於本年二月開具奏請

旨飭催○茲據該署撫奏稱此案前撫臣督飭藩臬兩司查得西安省城內有已故編修張大耕住房一所○買自費張玉等姓○改併一宅○是否係天主教堂舊基○無案可稽○該教士亦未

指明四至畝數。何年因何毀壞。切實憑據。可否酌撥空間地畝。令其照約建造。咨呈總理衙門彙復。同治四年復准總理衙門咨催。節經飭司督府查辦。旋據成長二縣檢查。新舊契據。實係賈張二姓。報轉售賣。並無天主堂遺址。此外又無的實憑據。疑難清還。其城固教堂基址。已經改建書院。查有碑記可憑。從前曾有就城外三里之大河壩地方。給與地畝抵還之議。屢催漢中府並委員前往妥籌。詎據稟稱。傳到教人左大元等。皆以主教未到。不敢擅議。為詞。當經批催商辦等情。臣等查西安教堂一事。先於同治四年春間。法國主教高懋。赴京來。且衙門謁見。請為查辦。

並稱該處實有教堂舊地。縣案曾經目睹。但未肯令伊鈔出。卽係專指張姓住宅而言。該署撫如果認真查出省城教堂入官招變舊案內指明從前基址確實處所。以爲張姓住宅並非其地之據。則該主教無可置辯。而地歸有着。不難斟酌撥還。今該署撫但云指張姓住宅爲教堂基址。並無憑據。必須伊呈出地基畝數糧冊。方能仿照山東浙江成案撥還。而於從前教堂入官招變基址。究在何處。絕不提及。足見除張姓住宅之外。別無教堂舊日基址可指。而徒以並無確據一語。謂張姓住宅實非教堂基址。何足以折服其心。至咸豐十一年。臣衙門通行各省。內稱年久

轉相售賣。勢難給還。按照原基畝數另行抵給。本非不可。援照辦理。惟既議另行抵給。係屬酌量通融。必須地方相當。而伊亦情願。方可抵給。若不論其相當與否。情願與否。而隨便指給一處。議抵。則勢屬難行。以之駕馭洋人。尤為不可。即如該署擬擬以高陵回寺易換。該主教堅執不從。蓋伊所請者係省內教堂。而高陵則遠在省外。且高陵本有教堂一所。而又欲強令再立一所。豈非蛇足。此其所以憤憤不平也。至城固教堂一事。先據前任巡撫瑛。榮咨呈。城固縣城內。舊有書院遺址。係以入官天主堂改建。應查明原址給還。現將地基全數交割。高主教堅稱碑載田

畝均應歸入天主堂內。若僅交舊址。斷難接收。經臣衙門照會該公使。以該縣書院內另置膏火田。係士子讀書經費。與原址無涉。未便一律交還。旋據該公使來臣衙門面稱。該處房屋應還者。趕緊給還。其餘地畝。既係另置。可以不給。惟請行文該省。迅為查交。由官發給執照。同治二年四月間。臣衙門據情咨照陝西巡撫轉飭遵辦。嗣據覆稱。城因現被匪擾。一俟道路疏通。即行先交房屋。四年三月。又經臣衙門咨催。至十月間。接准劉蓉咨呈。城固縣傳到教人左大元等商議。左大元等呈稱。必須教頭到案。方可定局。伊等不敢擅議。現據劉蓉奏稱。教堂基址。是否可以。

依期辦給之處。俟該府縣覆到。再行妥議陳奏。是此案已允給還。而仍未辦結。亦該公使責有頃言之一端也。伏查臣衙門辦理各國事務。以守約為主。以踐言為先。今給還教堂。載在約內。時歷五載。西安教堂。張姓住宅。不能查出舊日基址確據。另擬抵給。又不論其是否相當。而強以高陵回寺向商。彼此相待。竟無了局。城固城內教堂。已有成言。而日久因循。屢催回應。致生別議。自相矛盾。更易彼此。齟齬。臣等欲守約而不能。欲踐言而不可。豈復另有安策。可以駕馭各國。令其就我範圍。惟有將前後辦理情形。據實具奏。請

旨飭下著陝西巡撫劉蓉查照歷次奏咨各案迅速督屬妥為辦理。西安一案總須擇地以償城固一案仍照前議將原基給還毋得再事遲延致生枝節。

恭親王等又奏據署陝西巡撫劉蓉附片密陳西安教堂一事慮及設立城內回民皆向勾誘為禍蕭牆並恐臣衙門未悉陝省情形稍涉游移即成後患懇請

飭下臣衙門堅持條約換地抵償之議勿使更有覬覦即欲別議通融亦祇就省外設法所謂兩害相形則取其輕等語臣等見其言皆剴切所關於地方軍務者甚大不敢不悉心靜氣熟思審處以期上紓

宵旰焦勞之切。下慰該省臣民企望之心。因再加意推求。公同體
察。竊謂該署撫所奏。不特於撫馭教民之事。未嘗知其備
細。且於撫馭回民之理。亦未得其指歸。有不能不詳晰敷
陳者。天主教與回民。同出西域。各行其教。業已一二千年。
無待遠引旁揆。強使合而為一。陝省回氛初熾。西安城外。
烽煙四起。節次焚掠圍攻。其時城內十三坊回民。計三千
餘戶。五十餘口。不聞其悉起而相應。該署撫於省會平定
安集之後。忽云頗虞暗中勾煽。內變潛生。是三千餘戶五
十餘口。皆在可疑之列。殊不知

皇上之待回民。一視同仁。

聖諭煌煌。祇分良莠。今不分良莠。一概疑之。可以寒回民之心。卽可以啟漢民之蒙。是無待教民之句煽。而弊已萌生。所謂駕馭者安在。該署撫不過曰彈壓得宜。羈縻有法。使奸細無從牽引而已。何以論及教民。彈壓與羈縻均不足恃也。如謂教民倔强。非同昔比。每藉教主為護符。不若回民之尚易鈴制。殊不知教民亦中國百姓。食毛踐土。與回民相等。平日之錢糧詞訟。無一不歸地方官管束。其逮於天主教者。亦有年所。不自今始。現惟牽涉教務之件。其主教不免從中扛幫庇護。地方官所當設法維持。並非將此項教民斥出化外。卽如高陵之通遠村五坊。民為中國之民。該

署撫一概棄置不問。可乎不可。然該署撫所慮如此。且等
揣度其意。不過因該主教堅欲索還西安城內張姓住宅
基址。非紳所願。亦即非官所願。不能不曲體此意。而又恐
臣衙門執定條約。難於駁辯。以暗中勾塌回民為說。危詞
剗剗。必行其意而後已。伏思臣等總理各國事務。凡所要
求。如天主堂舊基等事。皆非所願。恨不得一齊斥絕。無奈
條約先已訂定。凡條約所不載者。彼即多方要挾。無不以
理堅拒。未肯遽從。條約所已載者。彼既照約而請。則信義
所在。我更不能違。此中之隱忍含容。皆出於萬不得已。
雖冒天下之不韙。而不敢辭。近因各省教堂等事。未能如

約人復稽延。該國公使憤憤不平。大放厥詞。幾欲派人自
辦。勢成決裂。此時兵力財力皆苦不足。若再不顧大局。激
成事端。則在外之不逮。還教堂者。其紳感之。其民誅之。其
屬吏更從而贊揚之。大可以得虛名。而

國家將受其實害。臣等不知該署撫何以為情。臣等徒恃口
舌。又如何調護也。至天主堂學堂坐墳田土房廊等件。應
行查還。載在條約。若該署撫所奏換地抵償一說。並非條
約。乃係臣等設法辦成。外省亦早有踵而行之者。今西安
教堂未使以張姓宅基撥給。意欲援案抵換。雖無不可。但
不能謂係按照條約。必須與該主教通融熟商。相度事機。

務令無可藉口。萬不可故與相左。徒以舊日基址毫無憑據為詞。強相抵制。將令執持愈堅。至其中如何設策。則在該署撫之自運機權。非臣等所能揣度矣。總之該署撫密陳各情。臣等不敢謂其非是。省內之回民。臣等不能保其必無勾煽。省外之教民。臣等不能保其必無覬覦。但所謂勾煽與覬覦者。現在既非確有可憑。則豫為揣度之詞。難以作為實事。應如何彈壓羈縻。並加防範。應令該署撫自行斟酌妥辦。不得委卸於人。其西安教堂與城固教堂。仍請

旨責令該署撫查照。臣等正摺指陳。妥速辦結。餘再稍事延宕。致

今猝起釐端。責有攸歸。且衙門惟有據實將貽誤大局之處。請

旨嚴辦。

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陝西教堂一案。請飭迅速
辦結。並密陳辦理情形各摺片。陝西省城給還教堂一事。疊經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行查辦。自應趕緊辦結。以符條約。即使
原基勢難給還。另議抵給。亦須地方相當。今其情願。方可通融
辦理。乃劉恭於張姓住房。是否係教堂基址。批稱並無確據。而
於從前教堂入官招變基址。究在何處。又不能指出。徒以空言
抵制。何能折服其心。至欲以高陵回寺換給。該處遠在省外。必

非該主教所願。是明知其不可而故與為難。轉令執持愈堅。終成不了之局。其城固教堂基址。既允給還。亦應即為了結。總之此係按照條約。必應辦理之事。且已時歷五載。若再一味延宕。儻列生枝節。轉致貽誤大局。著劉蓉於接奉此旨後。查照歷次奏咨各案。迅速督屬妥為辦結。不准再事遷延。至片內所陳各節。亦係實在情形。該署撫惟當妥慎籌辦。以弭釁端。而維大局。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原摺片。著鈔給閱看。

恭親王等又奏。同治二年夏間。前侍郎臣薛煥奏請籌餉練兵。旋經直隸督臣劉長佑通籌全局。先於各標中揀選精壯步卒一萬二千五百人。馬兵二千五百人。以五百人

為一營。五營為一軍。每軍配以馬隊五百。分為前後左右中五軍。再增精勇五千名。一千馬隊。四千步隊。分為兩軍。共計七軍。訓練既成。擇要分駐保定。河間。正定。大名。威縣。宣化。天津等處。並請於廣東釐捐項下。每月提銀一萬兩。江蘇。江西。福建。湖北。湖南。山東。山西。四川各省。每月提銀各五千兩等因。於同治二年十月。奏奉

諭旨。允准。遵行在案。計今將及三年。雖各省接濟餉銀。未能按數起解。而撥解劃解之款。和至本年六月止。實已解過三十萬二千餘兩。所有抽練各兵。原止責令各鎮協營就地揀選團操。僅據咨報八千餘名。並未如額。其餉需一切。係

於舊定實銀七成外。加撥二成。合之鈔票一成。共為十成。不另折兌。至於勇丁一項。是否照數募足。各軍抽練。是否著有成效。如何考察。以歸覈實。前經戶部咨查。迄未據覆。上年京東偶有馬賊竄入。倉卒無兵。及至調派京營前往追捕。而提鎮所部。呼應不至。未能協助。是其視固本為具文。餉既虛糜。而兵仍無用。現在賊氛未靖。外侮方殷。應備事宜。與前數年情形稍異。

京師為根本重地。若無精兵輔翼。何以示震疊而壯聲威。此臣等臣於

畿輔之防。不能不懇懇過慮也。伏查劉長佑所議七軍。俟練

成後分駐七處。偏於西南。略於東北。與薛煥原奏添設四鎮之意。本不符合。揆之形勢。亦尚未臻周密。卽謂遠近無容拘泥。總在相度機宜。並非株守方隅所能限定。然議練卽當設守。練在此處。卽守在此處。平日之擇防既定。臨時之徵調方靈。若兵不圍楨。止在本處散練。誠恐有名無實。無以重

京師而嚴拱衛。臣等謹就

畿輔形勢計之。東則遵化州至山海關一帶。西則由易州而保定而正定。南則由天津而河間。再折而深冀大名。北則由喜峰口而古北口。再折而宣化。悉皆雄鎮。足為屏翰。今

擬於別長佑議練各軍。量為變通。稍加移易。以連化駐一軍。易州駐一軍。天津河間各駐一軍。古北口宣化各駐一軍。共計六軍。每軍步隊二千人。馬隊五百人。共合一萬五千人。即於提督兩標及天津河間道通永山永宣化各鎮協標。並馬蘭秦甯二鎮所轄外標。先就本處及附近各處。揀選精壯步馬。留其魁勇。去其老弱。務令足數。即赴駐軍處所圍操。有缺就地募補。不必再歸原營。備各標兵不敷。揀選。應將左右翼九處駐防。每翼各挑五百名。就近歸入連化易州二處應駐數內。另作一隊。仍以二千五百人為一軍。所有將領提鎮主之。以曾經戰陣膽識可取之副參。

遊佐之。如提鎮不能得人。准將平日深知堪勝此任文武大員。不論在官在籍。由該督專摺保奏。請

旨調往駐兵之處。督同該將領等專司訓練。一切具備。精益求精。無事則操防。有事則統帶。庶乎兵與將習。指臂相聯。然軍旅之事。節制不可不嚴。羣策羣力。謀議固可分資。為賞為罰。事權應歸一律。此次六軍以直隸總督統之。仍請不時欽派老成廉幹大臣前往抽查校閱。嚴加考覈。如有訓練無效。軍實不齊。即將督操專操及領隊各官。分別從重叅辦。如此認真覈實。庶外可以禦侮。內可以養威。未始非計之善也。至餉糈悉照神機營加練公費辦理。其底營額餉。仍照直

隸通省章程。放給七成實銀。毋庸再添二成。以昭畫一。至
從前請撥各省餉銀。除廣東月撥一萬兩。其餘月各五千
兩。數尚無多。乃有竭蹶等措者。亦有分毫未解者。該督撫
等受

恩深重。當知關繫至重。源源接濟。無誤操防。應請

嚴諭各該督撫。轉飭藩司趕緊按月解交。儻仍拖欠。卽照貽誤京
餉例從重處分。以儆玩誤。臣等因大局攸關。亟思補救。管

見所及。仰請

宸聰。如蒙

俞允。應請

飭下戶兵三部會同將如何抽兵。如何支餉。先行悉心妥議。如軍裝之需用若干。器械之需用若干。以及嚴責成。勤簡閱。一切應辦事宜。再行覈定章程。分行遵照速辦。務期如棋布局。若網在綱。方可備千城而臻實效。至劉長佑原議另練精勇五十。以補兵力之不足。應令該督將現在如何辦理之處。分晰具奏。再行覈議。再查此議係為拱衛

京師起見。今出期於必行。圖終尤應慎始。練兵者必人人有用。籌餉者必滴滴歸源。振刷精神。力圖奮勉。金湯既固。自氣稜潛消。第練兵非難。籌餉非難。難在得人而理。軍興十餘載。疆場不乏奇能。草澤亦多賢俊。是在中外臣工留心

訪察進賢退不肖以戒賊為己任以養民為先圖自強之
基莫切於此

御批該部議奏片二件併發

恭親王等又奏督臣劉長佑前奏內稱步戰兵原額不敷
挑選馬兵雖多馬匹半已倒斃擬以馬兵改補步兵足以
省經費而昭覈實伏查臨陣折衝馬隊較為便捷今因馬
斃而遂以馬改步係屬一時權宜況步隊內本應有二成
馬隊以便行軍現擬一軍二千五百人內有五百馬隊即
係此意應將現需馬三千匹先行補足以期畜養臚壯無
誤操防應請

青飭下劉長佑查明直隸各標中倒馬若干。自同治二年議設七軍抽練後。撥用若干。現在臣等請改六軍。原馬如有不敷。自應設法購齊。即照神機營章程。林餉得宜。不令再有疲瘠倒斃。至一切機器。尤應設局募匠。先事講求。或在都城。或在天津。派員專司製造。並請一併

飭議施行。

御批覽。

恭親王等又奏。屯田養兵。自古稱為上策。今因畿省腹地。未曾創議舉行。惟養兵愈多。所費甚鉅。外省解項。誠恐不能充裕。且事期經久。尤以足食為先。屯田雖難驟成。而招

募攬頭。種地分糧。以代餉需。實屬事半功倍。因思永定等河之沙淤地。天津等處之海灘地。及八官議租之黑地。如果分投招募攬頭。能認種若干頃。卽以其地投之。秋成分糧交營。卽或於額餉貼補無多。總可得尺則尺。得寸則寸。以代口分。是亦屯田遺意。至宣化府屬本有屯糧。向來留備兩年兵米。餘悉雜變。似應將此項全行留抵。以贍官軍。然後逐漸講求屯制。可期一勞永逸。為利無窮。相應請

旨飭下直隸總督確切查議。妥為籌辦。詳細具奏。候

旨進行。

御批覽。

恭親王等又奏。同治元年九月間。臣衙門具奏。自強以張國勢。摺內曾請

飭下沿海各大臣。仿照天津練兵章程。延請洋人教習。揀派中國員弁統帶。以收操縱之權等因。當經奉

旨。允准通行。各沿海大臣遵照在案。查營口為北洋三口之一。上年十一月間。奉省馬賊竄擾。逼近營口。臣等以該口練兵緩不濟急。曾經奏請調派天津洋槍隊五百名。駐防營口。以防不虞。適值奉省軍務緊要。經日文祥將該防留備。進剿。暫將直隸之五行隊五百名調赴營口。以資鎮壓。本年五月間。奉省馬賊肅清。復經咨行

咸京將軍都興阿將五行隊五百名。調回奉省。仍將奉省前次暫留之津郡洋槍隊五百名。調還營口。以符上年十一月奏案。惟此項洋槍隊。究係由津調來之客兵。但可派撥於一時。不如土著之經久。若欲營口常資保衛。莫若就該處原有之兵。酌加揀選。查照臣衙門元年奏准各海口練兵之案。自行教練洋槍五百名。無事可以鎮服內地奸民。有事可以捍禦外來窺伺。似較調派之兵。尤為得力。臣等公同商酌。擬請

飭下咸京將軍都興阿將營口就近各城。現有何項兵丁。可以教練。是否能數五百名之數。如有不敷。應從何處添撥馬隊。

步隊何項相宜。玩帶用何員弁。餉項從何支撥。迅速詳細查明。專摺具奏。此事期在必行。俟該將軍奏到時。再由臣等的調教練洋人。撥給需用槍隻。捐備購買馬匹。即用津郡教練章程。奏請辦理。庶幾營口地方。可以綏靖。中外可以相安。

御批依議。

江蘇巡撫郭柏蔭奏。臣接准通商大臣李鴻章咨。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同治五年五月初四日。奉

上諭。著派郭柏蔭將上年與比利時國所立條約。妥為互換。欽此。又接准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將上年與比利時國所定條

約派員齎送到蘇。臣當卽驗明。謹密收存。一面行文蘇松
太道知照。俟比國使臣來滬。卽行稟報。以便遵

旨前往。將條約查對明確。妥為互換。所有應行事宜。與通商大臣
李鴻章參酌成案。先事籌商。妥慎辦理。容俟屆時再將赴
滬日期。及換約情形。次第具奏。

御批知道了。

甲子。廣東巡撫蔣益澧奏。粵東為洋務滋觴之始。相習既
久。聲氣易通。而百姓俗悍氣剛。亦多不為之下。臣前途經
香港。見其水師雄壯。樓閣崇闓。碼頭生意之旺。甲於南洋。
迨路過大虎小虎大王濠獵德一帶。所有扼險礮臺。全行

廢墜。虎門昔號天險。今為坦途。然則言治粵之權輿。固以
中外相安為要。而籌自強之急務。尤以以薪嘗膽為先。查
泰西與我通商之國。以俄英法美為最強。俄則延袤西北。
為患在陸。而不在海。英人強於水師。法人強於旱隊。美國
精於商賈。其勢各不相下。而英人尤外柔內剛。為海外傑
出之雄。從前中外兵事交涉。英國取材於五印度。法國取
材於亞非利加。加里加而馬喜等部。近年以來。東南洋各
國。浸被蠶食。英則以日本。亟來由為外府。法則安南為外
外府矣。凡軍事日用之所需。朝發可以夕至。故昔日之言
自強。可以歲月計。今則旦夕圖之。猶恐其不急也。昔日之

言自強。可以宣靡靡。今則惟懼謀之。猶恐其不密也。此時
中外交際尚洽。急宜以防海道。平土匪為詞。造船購鐵。效
其所長。省沿海師船歲修大修之費。以為經費。師船在洋。
運棹非風不靈。若輪船則今日可以勒虎門之賊。明日即
可以勒南粵之賊。是三五號得力之船。即可以抵百十號
循例之師船。計勞與費正復相等。而效則過之。沿海富商
大賈。亦准其租購輪船夾板。而籍其名於官兵。無事則任
彼經商。有事則歸我調遣。船上舵工。做手。初用洋人。指而
習久。則中國人亦可自駛。技長者。祿以武職。若使各口有
輪船二三十號。夾板船百十號。不惟壯我聲勢。亦且奪彼

利權何則。五州四海。彼能往我亦能往。而時價之高下。物產之積蠱。洋商必不及華民之精。則取利亦必不及華商之易。矧彼之初以利厚而來者。繼將以利薄而去。是在乎用人之得宜。求遠功而不求速效。乃能有濟耳。計歐羅巴各國。地固不及亞細亞。十分之三。人民更不及十分之一。而自中海以迄南洋。凡印度巫來由財賦之區。概被鯨吞。及現在暹羅緬甸。亦復服其衣服。習其言語。勢岌岌。又將為彼附庸。其故何也。蓋彼不獨船堅礮利。足以縱橫海外。而其用心之專。一沈毅辦事之刻苦精幹。實有一往莫遏之勢。故其無事則以官吏為經。以商人為緯。有事則以攻

戰為綱。以貨財為目。凡商賈經營數萬里外。彼國特設官
維持而調護之。是以上下之情通。而內外之氣聚。內地閩
粵等省。赴外洋經商者。人非不多。如新嘉坡約有內地十
餘萬人。新金山約有內地二十餘萬人。檳榔士加拉巴
約有內地數萬人。和約中原載彼此遣使通好。若得忠義
使臣。前往各處聯絡。羈維。居恆固可窺彼腹心。緩急亦可
藉資指臂。且各國外雖相聯。中實相忌。見利則合。遇害則
離。我苟深圖自強之實際。欲取故與。擇可親之國。優游浸
漬。而深交之。則彼因忌生疑。勢將自渙。投骨於地。羣犬有
不信然而爭者乎。總之固國以人心為本。順民之情。而不

過抑生計。則元氣實而外邪自不能侵。禦敵以武備為先。利兵之器。而復代等其身家。則義憤發而鋒鏑有所不避。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土不十不易器。呂氏曰。三代所寶。莫如因。因則無敵。臣嘗熟思審處。而如今日外夷之弊。在於所用非所學。所學非所用。有不得不變之方。外人呈貢其藝術技能。以求媚於中國。禮失則求諸野。有不能不因之勢。臣前路過閩省。督臣左宗棠與臣籌商。擬於沿海一帶。省分建設鐵廠。製造輪船。一面雇覓洋匠指授。一面選擇聰明子弟入廠學習。各省不分畛域。合力經營。一遇有事。則如常山之蛇。擊首尾應。臣復熟商督臣瑞麟。深以為

然擬即玉商左宗憲或在福建設廠或在廣東設廠總期
計出萬全謀定後動一俟左宗棠覆到再行奏明舉辦省
尤難虛糜之費儲有備無患之資外而虛與委蛇守漢過
不先之約內而力除積蠹盡實事求是之心財用既足民
心既固外清既熟器械既精由是始可以言戰始可以言
守矣臣南泣粵疆洋務本未諳熟執因交涉之難而深求
利害得失之故芻蕘之見有不敢自安賊默者臣仍當與
督臣瑞麟虛心實力慎發徐圖斷不敢鹵莽決裂因循推
諉致干咎戾

諭軍機大臣等將益澧奏籌辦洋務情形所陳亦頗中竅要該督

撫等惟當虛心實力。慎發徐圖。前據左宗棠奏擬於閩省擇地設廠。購置機器。募雇洋匠。試造火輪船隻。當諭令該督照議辦理。茲據蔣益澧奏擬於沿海省分建設鐵廠。製造輪船。或在福建設廠。或在廣東設廠等語。著瑞麟蔣益澧咨商左宗棠會籌妥辦。

丁卯。廣州將軍兼署兩廣總督瑞麟。廣東巡撫蔣益澧奏。查湖州洋務修繕多年。前奉

上諭指授機宜。並專派大員幫同辦理。當經臣等分別遵辦在案。月來疊據李福泰等稟報。以該司到湖後。即遵照臣等五月會同湖州鎮總兵卓譽傳集紳士。到切開導晚諭。先集

關廂之衿者。次及商賈。次及居民。並設義安總局。選派資望兼隆之紳士邱步瓊林恒事。王澤林士德唐登瀛等常川住局。紳民謁見該司後。仍由局紳再三開導。曉以大義。達以方言。兼將和約必須遵辦。緣由。由紳士刷印公啟。挨戶偏分。使之曉然。於這愈開蒙之不祥。達

旨。恣行之非法。又慮閭閻。僅設一總局。恐取信於民之紳士。未必能徧為收羅。計湖城向分七隅。四關。遂令各隅各關。另設一局。共立十三局。每局雇勇一百名。各派紳董約束。如一隅有事。即惟該局之紳董是問。以專責成。其平日造言生事之詹大吉等六名。藉他故。次第弋獲。使喜事之徒。有所

做權。湖屬不便於民之政令。臣益懼於蒞粵後。卽經商同
臣瑞麟會銜出示。先將湖城內外釐金。概行裁撤。歷年捐
輸出力。未經請獎。勒堵障。未經請卹者。剴飭地方官查
明開報。卽由各局紳董兼辦其事。使同仇敵愾之士。不致
向隅。該司等察看民情。猜嫌漸釋。因卽趕緊舉辦。於五月
二十三日。派知縣冒濬紳士郭廷集等前抵汕頭。與新開
委員余思益往約英國領事。因威林瑪譯官葛德亨並伊
華友通事共數人。於二十六日自汕頭抵郡城碼頭。卽於
已刻進城。借居道署之東偏。沿途觀者雖多。尚皆安帖。又
兼十三局紳董分段約束。是以市肆不驚。自國領事二十

六日進城後。連日地方官設席宴會。備盡賓主之情。該領事等復往拜會各官紳。紳士中如重宴鹿鳴之邱步瓊等。皆來答拜。該領事見其碩德耆年。鬚髮如雪。尤為歡欣鼓舞。謂官紳真能款我以禮矣。謝函中有一切布置。甚為優厚。五中永記。無時或忘等語。惟洋人注意仍在設立公館。隨時往來地方紳士。會以入城之舉。可暫而不可常。且因曾奉

諭旨有再令入城二次之語。仍未免懷疑觀望。臣等以英領事此次進城。僅求設立公館。常相往來。非惟條約所載。亦尚在情理之中。若仍相持不決。則我拒之愈力。彼必求之愈堅。

是此事仍了而未了也。復經臣等劉飭該司委曲捐陳各紳士情懇領悟。始無異議。查湖城內有劉家埕粵海關書史公屋一所。在鎮標遊擊衙門之西。以之寓居洋人。最為妥協。商令固領事每月出租銀十兩。並仍照會。以後入城必須約定日期。以便臨時保護。計該領事住居城內十餘日以來。乘馬遊眺城垣內外。及登臨金山葫蘆山等處。心愈暢滿。初六日該領事赴官紳處辭行。各官即於是晚設餞。當於六月初七日出城。駛回汕頭。居民安輯如常。人心極為靜謐。臣等伏查此案辦理七年以來。或變出意外。或事敗垂成。終始紛歎。幾釀大釁。洋人處心積慮。不照約而

不休而潮郡紳民激於義憤一聞之氣竟非理勢所能曉
持論愈正乖氣愈張以致籌畫迄無端緒推原其故皆由
局中祇知就事論事而上下之情志未能孚局外以為在
官言官而通盤之利害未及計譬如一身之血脈未能流
通則手足之屈伸定難如意臣瑞麟經營此事仰蒙

皇上殊恩多方指示此次交涉事件官吏倡率於前紳士引導於
後誠如

聖諭洋人入城之舉由潮郡紳民自行將圍非由於大吏之倡會
庶日久可以相安無事臣等始念尚不及此查向淮運使
丁日昌在粵隨商機務通達官民情志暗地將圍故無偏

聞前任藩司李福壽素得該郡民心。晚諭商民寬猛相濟。是以潮郡與情愛戴。不顧其須臾離者。潮州鎮總兵卓譽。練兵雇勇。晝夜巡查。亦為異常出力。惠潮嘉道張鏡。署潮州府知府。華廷傑。署順德縣知縣。冒濬。隨同幫辦。皆能志心經理。收指臂之功。紳士邱步瓊。林恆亨。王澤。林士傑。唐登濂。以及各隅各局紳董。均能設法開導。深明大義。仗愚氓翻然改悟。實屬著有微勞。除丁日昌係

特簡之員。李福壽職分較大。應如何分別破格

恩施。以示優異之處。伏候

聖裁。非臣等所敢擅擬。其卓興等各員紳。可否仰乞

鴻慈俯准由臣等列獎以示鼓勵恭候

命下再行的覈議欽奏陳請

旨○至於日後洋人往來湖城設館居住則交涉之事日見其繁尤

不能不豫圖善後未雨綢繆方免變生倉猝補救無及李

福泰經辦此事中外帖然似宜留在湖城一手經理以期

消息未萌臣等業已會同劉委該司暫行看理愚湖嘉道

會督文武及紳士妥為照料全始全終以仰副

皇上綏靖中外之至意

御批該衙門議奏片二件併發

瑞麟等又奏臣等前奉

諭旨。丁日昌所稱洋人入城之後。恐其以利餌誘惑民。當徐圖防
範一節。識慮甚遠。著瑞麟於該員到豫後。飭令將防範事宜。豫
行籌畫。勿稍鬆忽等因。臣等於該員到粵後。當即詳細熟商。據
稱潮人素性獷悍。重利輕生。若與洋人浸淫團結。勢將任
彼指揮。一宜使地方官有威可仗。以平百姓藐玩之心。蓋
潮民經年械鬪。動輒糾集千數百人。槍礮皆所素具。邑令
無兵無勇。雖有龔黃卓魯。不能徒以口舌靖鴉音。查潮州
向有綠營兵額。擬暫歸地方官節制。鄉民之教而不化者。
邑令即帶兵赴鄉。勒令族長捆送匪徒。盡法懲治。必使頑
民能知畏而後能知感。一宜設立房正副使。各鄉自為鈐

東○查潮民聚族而居○向有強房弱房之分○弱房則惟強房
之命是聽○擬於強房中選擇公正紳耆○給以房正副諭帖○
該族有事○卽惟該族之房正副是問○獎以虛名○而責以實
效○俟行之有驗○卽各鄉槍礮器械○亦可責成房正副漸次
繳官○以期杜患未萌○一宜於城廂內外○分所設局○以通民
志○查潮屬官民太相隔絕○胥吏因緣為奸○小民枉不得伸○
於是鬱積而成自闢○擬飭地方官選舉公正紳耆○凡民冤
枉不能自達於上者○局紳可為代達○以免吏胥把持○其窮
民赴外國服役○應先赴局稟報○凡非馴良安分之徒○不准
受外人雇使○一潮郡各鄉互闢○田地荒蕪○謀生無術○故遊

民日多。擬飭有司將械闕勸息後。卽勸捐經費。興農桑而
滋種植。使百姓重去其鄉。庶不致為外人重利所誘。而尤
以揀選良吏正紳。通民情而固民志為本。據該司面稱各
情。與臣等意見實相脗合。現在奏委李福泰著惠湖嘉道。
卽令將以上各條逐層整頓。臣等仍時加訪察變通。俾元
氣固而外邪自不能侵。至此次洋人入城。無煩臣等稍表
威重。得以迅速妥協。皆不出丁日昌日前條奏意料之內。

仰

聖主之知人。俾海氛之就歛。臣等無任欽感。查丁日昌前在廣東。
幫同提臣崑壽前赴高州辦理軍務。高州賊城兵燹正屬

炭炭。經丁日昌密進機宜。調和卓興方耀兩軍合力進剿。俾高州十年寇患得以迅速蕪功。前督臣毛鴻賓等曾以該員學術湛深。才識出眾。保奏在案。臣等與丁日昌共事兩月。見其方毅沈斷。清操絕俗。遇有邊疆利弊。有關於夫治民生者。無不剴切敷陳。臣等深受其益。心擬奏留在粵。俾資臂助。該司以老親年逾八旬。時多疾病。現在迎養在揚。力求回揚侍奉。而兩江督臣李鴻章又以丁日昌在江經理善餉治兵通商鐵廠諸人端。閱時最久。頭緒最繁。飭令該司洋務事竣。迅即回江。函續交催。臣等何敢稍分吟域。並據該司聲稱前在海船遇風。旋蕩觸動肝證舊病現

延醫由內河沿途調治。卽於六月二十日由粵起程。申請
奏報前來。除飭該司回江銷差外。附片密陳。

御批覽。

瑞麟等又奏。英國住居廣州之領事官羅伯遜。繕譯官梅
輝。立公正和平。極明大義。此次潮州洋務。羅領事等寓書
汕頭領事。勸其從容辦理。備極懇切。汕頭領事官固威林
。此次住居潮城十餘日。與官紳往來宴會。備極款洽。並無
非分之干。繕譯官葛德。亦言語清爽。識見明白。此次隨同
。固領事入城。通彼此之情。備費綢繆。合無仰懇。

天恩。飭下總理衙門。照會英國使臣。將各領事官等分別請。

旨嘉獎。其隨譯官梅輝、高德立等，可否分別給予一等、二等寶星，以示優異之處，出自

聖裁。

御批覽。

奉。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奏，才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同治五年五月十七日欽奉

上諭：內開現已有旨，令榮全署理伊犁將軍等因。欽此。伏查本屬官兵內，無人到過俄境，不諳俄人性情語言，事關緊要，恐有漏洩耽延。查伊犁原派由俄國遞到公文之委員，仍在科城聽候。

批回○尚未從伊○當即飛咨科城大臣○轉飭該委員於六月十七日
來烏○當經擘傳見○佐領額勒墜圖老成練達○前鋒校塔奇
杏人亦明白○均屬可靠○當將接到原來印封

廷奇○加添外封夾板○嚴密封固○交額勒墜圖塔奇木○遵將

諭旨內

指示○今該委員等面向榮全慎密口傳○反覆而述○屬令牢記在心○
勿得稍有洩露○並添給路途盤費銀一百兩○即於次日自
烏里雅蘇台起程○馳赴科布多○仍由該處北八臺○順至俄
境○趨程前往探投○以期妥速慎重○

御批○知道了○

甲戌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軍機處鈔出廣州將軍
兼署兩廣總督瑞麟等奏。英領事照約入潮摺片。奉

旨該衙門議奏。片二件併發欽此。臣等查英領事入潮州一事七
年之久。辦理迄無就緒。良以潮州民風犷悍。素性椎魯。其
拒洋人進城。乃係激於義憤。並非有心抗違。自不可操之
太嚴。純用迫脅。而洋人堅欲入城。亦係遵照條約。並非格
外要求。更萬難置之不辦。釀成釁端。是此案中止不能。過
激不可。事處兩難。實乏善策。今該署督等欲遵恩次

聖諭督飭。丁日昌李福泰等極力開導。實心經理。俾該領事安靜
入城。洵屬探縱得宜。第此後洋人在城內設館居住。交涉

之件日繁。一切善後事宜。尤應豫籌妥辦。李福泰既深得
湖郡民心。自應准如該署督所請。令其暫署惠潮嘉道。會
督文武及紳士。妥辦善後事宜。庶日久可期相安。不致再
生波折。其所請將出力各員獎敘等語。丁日昌李福泰二
員職分較大。業將該員等循聲卓著。異常出力情形。切實
聲明。將來

朝廷如何擢用。自有權衡。且等亦未敢擅擬。其卓興等員及
紳士邱步壇等。隨同幫辦。設法開導。均屬著有微勞。擬請
飭該署督等。督飭該員等。即將現在所陳善後事宜。妥速辦理。俟
事竣。由該署督等分別保獎。以示鼓勵。至片奏內稱防

範事宜與丁日昌熟商各節諒該員熟悉情形自能動中
衷要其潮州綠營兵額歸地方官節制一層係為彈壓械
鬪起見應請暫行照辦仍飭隨時察看酌量輕重事宜不
得偶因細故動輒帶兵備勒一俟地方安靖再行的數奏
歸舊制其設局選紳代民伸冤一層恐紳者不得其人日
後轉滋流弊莫若慎選賢良牧令嚴禁胥吏把持儻有著
名奸胥蠹吏准許新設房正副公同代達盡法懲治其窮
民赴外國服役辦法即責成所設房正副亦無不可其餘
各條應令李福泰相機辦理認真整頓總期寬猛相濟使
民有勇知方不致為外國利餌所誘方為妥善

御批依議

恭親王等人奏該署督等片奏內稱請且衙門照會英國
使臣將廣州領事官羅伯遜等分別傳

旨嘉獎其縉譯官梅輝立等分別給予寶星等因臣等查此次辦
理潮州入城事宜本係由官紳出力茲該署督以該領事
縉譯等官在事因有此請自係為羈縻洋人日後易於辦
事起見所有寶星一項應如所奏即由該署督等辦給以
示鼓勵庶該洋人信服全始全終不致中變其領事等嘉
獎一節擬由臣衙門照會該公使知悉

御批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六月十四日。法國公使伯洛內呈遞照會。大意謂各省交涉事務。必須往返屢次商酌。而後定准。迨咨行各省。並未見一處立即遵辦完結。總因各省大吏延閣。自作主張。數載以來。所有請辦之件。俱屬徒勞。並將各案逐條指出。如直隸教案。陝西河南兩省教堂。四川酉陽州教案。田興恕遠戍。尚在巴州。洪主教規條。係屬四川官員撰述。江甯教堂地址未還。皆謂各省大吏有意遠延。至欲設法將四川總督駱秉章移開川境。若兩江總督調轉斥革。並捕擊漕船。變償賠償教堂。且以外國大輪車通綫法未行。公使未嘗

陛見。有兩國不睦之象。此外種種狂悖之詞。俱出情理之外。連篇
拉雜。幾及萬言。臣等公同閱看。不勝髮指。查從前英國威
妥瑪呈遞新議略論。總稅司赫德呈遞局外旁觀論。其用
意皆極詭險。而詞意隱約。尚未敢肆行無忌。似此狂吠。今
法國伯洛內大放厥詞。盡情吐露。凡有血氣。莫不切齒痛
心。況臣等身任其事。事事以誠信相待。而桀驁愈甚。誇張
會增。尚復成何事體。臣等悉心商酌。本擬即時擲還。惟念
彼族性情不測。誠恐觸機即發。決裂立形。中原多故。不得
不持以鎮定。設策轉圜。因與之正言婉諭。再三開導。今將
照會收回。據該使面稱。照會所言之事。總係意在必辦之

事誠恐將來偶有失和。該國主責以何不將本國之意詳細告知中國。現在所辦各事迄未了結。必致見罪。不得不辦此照會。以盡其職。臣等以本衙門查此項照會。內多不合中國道理之言。如不收回。本衙門亦必逐條駁斥。復據答稱。此次照會。原以豫備本國詰責。留為曾經詳告中國之據。如以為非。任憑駁斥。其語氣頗為決絕。遂即酌辦。照覆。先將該使所稱各案。屢經臣等催辦。及事之其曲在彼。不能連結情形。逐一詳細辯論。因該使照會內有所與商辦之件。至今妥善完結者有幾之語。復將臣衙門辦理各省教案等事已結之案。一一敘明。並歷歷指出該國公使

向來遇事較展之件。俾晚然於曲直之所在。無可置詞。且以兩國既敦和好。凡事祇宜按照條約。就事論事。揆之時勢。準之情理。可行者無不允行。不可行者亦難勉強。萬不可於條約之外。輕生他議等語。於本月初八日照覆去後。數日以來。接據該使尋常照會交涉事件。未據提及此案。且等竊思自立約以來。辦理各國事件。一經該使知照。無不立即查辦。但事之辦結與否。全在各省大吏。替同地方官權衡妥辦。當行者就案完結。當拒者按約辯明。不使日久遠延。致滋後患。今該使照會所列各案。業經臣衙門屢次奏催咨催各省迅速辦理。此次接據照會。復經分別催

辦其田興怨一案。因陝撫奏報自廣元入陝。改道解甘。即
經專旨。知照該仗。並於照覆內敘及。以期在我無可乘之
隙。庶幾彼族無藉口之端。相應請

旨飭下直隸總督劉長佑。署兩江總督李鴻章。四川總督骆秉章。
成都將軍崇實。河南巡撫李鶴年。陝西巡撫劉蓉。將外國
交涉各事件。迅速籌辦完結。毋得再有稽延。致誤大局。
御批知道了。

法國照會

為照會事。接准貴親王照覆。內稱南京交還天主堂舊址
一事。均已閱悉。本大臣任京四載。所有請辦各事。莫不應

許查辦。兩國友誼。毫無不篤。心常愛慕。然遇有請辦事件。往返屢次商酌。而後定准。迨咨行各省。並未見一處立即遵辦完結。總為各省大吏延擱。自作主張。數歲以來。所有請辦之件。俱屬徒勞。總理衙門咨行各省查辦之件。置若罔聞。如江督李制臺言南方之事。我自主張。總有關係。無不遵我之回覆。本大臣商辦之件。至今妥善完結。可指者有幾。如直省甯晉隸隸京五百里。張洛代暗埋火藥於桌下地。內。轟傷傳教士及隨從之四人。曾請查辦數次。今歷六七箇月。甯晉知縣與趙州知州及保府官員。皆委為魔鬼作弄。代為開脫。顯然易見。並聞張洛代父子與暗中投

意之人共攤贖銀二千兩。是以崇懸不辦。儉仍不連結。應派本國兵船於海面捕拏滑船。變價分償受傷之人。結案。再離京三十里。有天主堂舊買山田一處。被人強占。控經七月之久。確有紅契為證。至今並未辦理完結。必須本大臣前往理立。四至柱石。方結此案。陝西河南兩省為交還天主堂舊址。查辦已歷四年之久。何有音耗。本大臣將從此不索乎。抑仍捕拏滑船。變價二三萬兩。分償教士。另置乎。四川酉陽州地方。將傳教士馮樂跋死。當時本大臣欲派兵船前往查辦。因責親王承攬。允許速結。平心以待。詎意駱秉章將主教指出之要犯。朝拘而夕放。派遣員王

姓辦理此案。此人實係利徒。賄賂到手。業立反復。並視棋一文。訛謗救罪。是天主教人既受欺陵於前。又受毀譽於後。於犯人中擇出兩箇無關係要之人。令其抵償。

上諭內閣原審官鄧興董辦理此案不善。均應去職。而賂乘章反將此二人保舉擢升。田興恕一案。曾經兩次明發。

上諭。發往新疆充當苦差。僅送到配所。不許託病返遯。現聞僑寓巴州。自由自在。一切過往之官。莫不親登其堂。請安致敬。有送程儀之官。或一千。或一萬。為數不等。何曾似被罪發遣之人。殺害傳教士瑪鋈樂之事。本大臣耐忍一年。如滿期必派兵船到川。將要犯拘拏前來。勘定之後。自有區處。

並將駱秉章及相幫同謀之官。均移開川境。慎選公正有為之員。肩此大任。以為仰仗。詳查凡外國通商之區。官員不能十分作威恃理者。因有外國人觀望故也。兵船到川。必開通商道路。南京之事。即主教因知李鴻章照辦。即主教在南衙門議定辦法。是以上南京請李鴻章照辦。即主教在南京住十五六天。該處官員百般設法。令其厭煩。該處紳士請跟隨主教之雷教士。問天主教有刑服之說。信否。地基相看二處。一地近湖水。一曠無人煙。均不合式。取紳士想出三條。主教允准。方能交還建堂地段。第一大堂建立。不准另買地建堂。第二大堂告成。將原有之小堂交官。第三

應將習教之人均開花名存案。前二條和約所未載。第三條萬不可行。天主教人官皆不喜。將花名開送。習教人無安枕之日矣。紳士每以百姓不喜天主教人為詞。困苦飢寒之百姓。每得天主教之周全。果真百姓作對。本大臣無法辦理。所有南京交還堂址之事。本國與高麗交兵。無暇及此。不然。南京被占。李鴻章被擄矣。今幸有此尚得辦理之機會。聞南京老堂。改造倉廩。應許另擇一地。作為交還完結。茲既刁難。至十八箇月之久。只得仍要老堂舊址。已屬官地。不難交還。倉廩移他處。或變價買於堂中。皆可。本大臣已交本國提督。如李制臺到約定之日。不能辦妥。即

可開破城○得城到手○難知何時交還中國○中國若不急
急改圖○必然招禍○官員永存彼我之見○無中外同與之心○
則貴親王有二件可虞一係

清朝國祚有礙○二乃有失幼姪大寶之羞○貴親王不將遺誤公
事之大員○嚴行懲處○使之知懼○本大臣所言○不能上達

九重○殊深喟歎○此件傳聞在廷○共心腹之臣○俾其曉然危險○思慮
豫防○外國並無不睦之意○仍想與中國出力而保全之○如
咸豐十年○法英兩國於辦約之後○即行退兵○恐兵久留○百
姓或有藐視

清朝之意○所討之費○亦不出中國所難○非得勝強國也○江浙不

靖。英法設不出頭相幫。不能平安。外國人到中國。不過通商傳教二件。通商者不過欲中國通商之理。應同外國到中國通商。隨意租地買房買船。及做何等生意。如在本國一樣。有關稅即納。有錢糧即完。有規條即遵。還望中外交涉。按案與各國通行之理。不同立牆堅壁之習。且中國亦得外國有益之妙法。如火輪船火輪車發通綫之類。仍深

望中國

皇帝與法國皇帝相愛和睦也。若中國樂意如此。外國不惜人財出力相助。不但中國疆土得全。即彼此通商亦必茂成。百姓亦得享安福。至外國所精之兵法。善足國用之妙策。無

不願令中國知之。豈不有一家之愛乎。獨是中國之所為。總有與外國不相達合之意。眼界不寬之廷臣。仍想不令外國人存於中國。殊不知其用意左。亦甚難之事也。至今外國欽派大臣。未覲中國。

皇帝。客登堂不覲主人之面。有兩國不睦之象。若咸豐

皇帝尚在君位。焉有不依准之理。今外國深知體諒中國。因

皇上幼弱。

太后垂簾。故久不惟問此事。切望廷臣洞明時勢。政務之暇。陳中外和好之良模。庶不致

皇上到御極之年。方知外國之事難處。彼時外國有緊急之事。用

兵勉強

皇上情理不明。提防無力。只得依從。加汝等隱飾之咎。且外國相通商之理。乃彼此任便往來。無拘無束。中國亦應如此。問廣友路。不待外國勉強。而夫國體。並請責視王訓。教各省地方官。更訓不愛外國。常思作對之方。紳刁官。無自取辱。不愛外國之官。以為外國人用於中國。必有經濟權謀。與積弊陋規。大有不便。且外國人今在中國。係由交兵後成。交宜乎不愛當年。

清初到中國。難道中國官紳士庶。亦都不愛乎。外國足智多謀。善於十戈。詎可輕視。若中外交兵。實

清朝自取敗損之日也。外國在中國已忍耐幾十年。蓄極必發。定有爭鬪。爭鬪時期滿所願欲而已。貴親王辦理肅順之事。英武絕倫。除權奸而扶國危。李鴻章敢於誤國。自矜有為。有猷。懋官懋賞。口碑譽頌。驕氣日盈。貴親王事事優容。其跋扈之勢。欲與南方自雄。自由自主。教外國人常不得意。仍與

國家約劫干戈。伊乘機以滿期望。李鴻章聲名顯著。由外國人使之離任。則別省大員不再效尤。可免中外交兵。請設法將其調轉。方於傳教習教不受殘害。且如總理衙門之恆大臣。諱大臣。辦外國事。諳練熟悉。派到江蘇。定為妥善。

若李鴻章仍辦通商大臣事務。我法國或與打仗。或認伊作該處之王。與其隨時約辦事務。外省非僅李鴻章一人如此。責親王必神武一奮。斥革幾人。必改貪為廉。辦事公正矣。且安設發通線。為治國之妙法。緊急事件。發令該省立時遵辦。實中外相安之要件。如中國肯設此線。本大臣將和約所載於中國不使之處。如洋貨只納關稅。不納釐捐等費之條。必能著中國隨便辦理。亦必於別國欽差商量。皆一律依辦。但須前送法國人非結所開設立發通線之文。設立二路發通線。一路自京都至上海。一路自京都至恰克圖。中國不知萬國之誌。所愛者惟中國古事古理。

最懼者新奇事件。豈知凡益國益民之事。雖是外國所傳。所過者化。至一國而一國無不取法照行。其如是孰能禦之。秦始皇建長城而禦滿蒙。今中國用古法阻外國。斯亦清朝之建長城也。所有外來利民益國之法。已徧行各國。中國厭良藥之苦口。而漸漸難卻矣。如天主教之訓誨。卽在其中也。不愛天主教之官。彼彼皆然。教中之理。教人良善。相愛和睦。不作非理之事。不貪非義之財。與貪墨之官相反。自然與天主教要作對。凡人打官司。必須節節花錢。書差門印。以及問官。無不受賄。天主教嚴禁買上買下。習教人上衙門皆空其手。官吏能無偏情乎。法國為教中出頭者。

實各處官員之偏護偏斷。有以勅令而出也。由前明至今。未聞天主教在中國有為亂者。習教人常受大小官員之陵偏刁紳劣宦之欺侮。土豪惡棍之陷害毀謗。恐有忍莫能忍之日。道光年間。有暹羅巴之土兒吉國之南方天主教人。因常受該國官之欺陵。大鬧起來。土兒吉之君發兵彈壓。法英俄三國。共派兵將土兒吉國南方割三省之地。作為各來吉國。即立天主教人為該處之王。洪逆倡亂之時。外國人有與結好者。後知該逆貪殘。是以用兵勦滅。逆匪作亂。誰生厲階。官如不加剝削陵偏。民何敢為亂。外國派欽差往中國為會辦。

國家之要務耳。並望諸臣。有此成事之能耳。不然在此虛延。又有何益望。

清朝屬精圖治。百度維新。實為外國所欣喜。所切盼。更無不出力以相輔佐。僕自疲不振。各省大員不服。仿令外國只得認其為自主之人矣。若中國願同外國作事。必須除積習。立新章。凡事無復欺騙取巧。前者英作兩廣總督。暗騙外國。迨至打破廣東省城。由卷案得欺騙之案。至天津本國。令其閱視。反送其終。外國中國相安與否。都在貴親王掌握時念。

仁皇帝在位之秋。定必嚴束刁難作對之人。如總理衙門限於權。

柄○當○即○請

旨○加○權○肩○任○黜○陟○法○國○無○不○竭○力○相○助○設○有○抗○拒○者○立○與○貴○親○王
會○同○勦○滅○若○貴○親○王○不○振○貽○誤○不○數○年○或○被○外○國○分○開○或
如○前○古○更○立○豈○非○至○極○可○歎○乎○此○次○言○雖○逆○耳○然○本○大○臣
如○此○陳○言○一○者○發○顯○實○心○愛○慕

清○朝○及○貴○親○王○二○者○亦○是○替○本○國○大○皇○帝○報○效○也○為○此○照○會
給○法○國○照○會

為○照○覆○事○同○治○五○年○六○月○十○四○日○接○准○貴○大○臣○照○會○一○件
內○稱○咨○行○查○辦○之○事○各○省○置○若○罔○聞○因○逐○條○詳○列○至○今○妥
善○完○結○者○有○幾○等○語○本○爵○遂○件○查○閱○特○為○一○一○辯○論○望○貴

大臣加察焉。貴大臣稱甯晉孫張洛代父子同謀。轟傷傳
教士。該問官等誣為魔鬼作弄。並有受賄二千兩之事。若
案懸不結。應派兵船。捕拿清船。變價分償受傷之人等語。
本爵查此案據直督咨稱。父教士同教民池喜真等四人。
往張洛代家誦經治妖。係教民李洛來相邀。並非張洛代
父子起意。與請。此係李洛來在縣供詞。後因高委員偕同
該縣來傳全案人證。祇張姓一造到案。教民一造。一人未
到。委員等候數日。仍不投審。兩造不對質。審訊。該問官不
得虛實確據。安能驟然含糊完案。至攤銀二千兩之說。若
能指出行賄者何人。過交者何人。受賤者何人。本爵不難

立刻查辦。若但憑空設詞，恐不能折服人心。貴大臣稱離京三十里，有天主堂舊買山田，被人侵占，確有紅契，必須等到前往埋立四至柱石，方結此案等語。本爵查此案天主堂舊契，祇載種銀四錢。按京西四頭甲科，則合計四錢種銀。該得地十一畝三分九釐。堂內圍地，竟多至七十三畝有零。其為越界多占，顯而易見。現據西路廳都丞宛平縣余余，帶同原告白玉勳文，除該文地十一畝零外，將文餘王姓之地十八畝，亦斷給堂裏，以為王姓多年隱種之做戒。又將界內公順珠窯，亦斷堂裏管業。甚屬訊斷公允。查契內四至並無畝數，自應照糧冊數斷。若以所圍七十

欽零屬實。而渠內糧銀僅有四錢。亦不免有隱瞞偷漏之
罪。今照糧冊斷地。實按戶律辦理。况又多闢十八畝。歸給
堂裏。其為格外優待。亦可想見。乃白玉不服原斷而去。本
爵實不能委曲平民。任其侵占也。貴大臣稱陝西河南交
還天主堂。已歷四年之久。至今何有音耗。將從此不索。抑
仍捕拏漕船。變價二三萬兩。分償教士。另置完案等語。本
爵查陝西省城張紳房屋。據稱係天主堂舊基。經該地方
官令張姓騰出房屋。以作教堂。因張姓要該教士呈出實
在憑據。至今憑據毫無。張姓買自費張王等姓。有契可據。
該地方官以該教士果係安分傳教。自可酌撥空閒地畝。

聽其自建。庶為兩便。乃該教士仍執意堅索張姓房屋。遂致與地方官相持數載。其不能憑空結案者。並非無故。至河南查還教堂一案。查南陽府城內江浙會館。實係商民價買之產。修造至八千五百餘串。該主教指為天主堂舊基。委無確據。又欲抵換縣署旁老鹽店。此地係歷任縣令暫住辦公之所。並作撫部閱兵行臺。及往來星使停驂公廨。未便抵換。經該地方官擇有高真觀一所。既寬且靜。該主教延不收領。以致牽涉數年。案懸莫結。然以上兩案。現均極力催辦。斷無終不完結之理。貴大臣稱四川酉陽州民人段梵教士馮錫樂一案。將要祀朝拘夕放。並原審各

官辦理不善。反加升擢等語。本爵查此案據四川總督咨稱。正先丹老五業經緝獲監禁。只候拘齊各犯。卽照例分別首從科罪定案。至原審董鄧各官。早經四川總督奏參。難任摘項。何常有因此保舉擢用之事。又稱革員田興恕現聞僑寓巴州。與各官往來如常。不似被罪發遣之人等語。查田興恕奉

旨發遣。經四川總督派員押解。因在途患病不能前進。復奉

旨飭催。現據成都將軍崇。四川總督駱會奏。已於本年五月內。將田興恕自廣元縣解出四川本境。又據陝西巡撫劉蓉奏稱。擬委員將田興恕順道押解赴甘。前抵成所。均經函達

在案。貴大臣稱南京老堂已改倉廩。應許另擇一地。作為
交還完結。茲既刁難至十八箇月之久。只得仍要老堂舊
址等語。本爵查江甯教堂基址。該教士係訪據該處民人
傳聞之詞。並無實在確據。就令查明屬實。原有抵換一說。
無如該教主執意不要城外。經該地方官與該主教一再
擇看。或儀鳳門內鼓樓北邊。或距市半里之小桃園。均商
允城內地基。不難刻期完結。乃該郎主教於建堂之外。又
索條約不載之公案。以致不能結案。實非地方官遲玩。以
上辨論各節。第就此次照會中所指案情。據實登覆。現供
疊次咨催。飭令趕緊通融辦結。貴大臣若平心體會。自當

憬然於所言之當否。貴大臣又稱各省商辦之件。至今妥善完結者有幾。試思直隸教堂。則以最要之。

禁地。及郭氏民房抵給矣。山東省城教堂。則備償贖還民間房地交給矣。山西則以合署紳士所最敬重之絳州書院議抵矣。四川崇慶府教務。則給銀十餘萬兩完結矣。四川大足縣龍水鎮一案。因辦理遲延。則將知縣饒順議處矣。川東崇因寺一案。因辦理不善。則將川東道吳鎬撤任嚴加議處矣。又若交還京師等處教堂。無不盡心盡力。其他隨辦隨結之件。不勝枚舉。總之本衙門於未經辦結之件。無不極力催辦。從無懈怠。其餘已經辦結之件。亦從無德

色。至如山西習教之武巡捕。科會巡撫。山東教士梁明德。孟稱巡撫顧大人等事。均經隨時知照。貴大臣。本衙門並不再過問。又如廈門洋人搶劫華民店舖。槍斃事主一案。人被槍斃。店被搶劫。至今未知如何辦理。如何完結。本衙門亦從未有急言遠色。率出無理逼迫之言。誠以兩國既款和好。凡事只宜按照條約。就事論事。揆之時勢。準之情理。可行者無不允行。不可行者亦難勉強。本爵萬不肯於條約之外。輕生他議。就使彼此往返辯論。或不免偶有齟齬之時。亦不過據理爭持。期於兩無偏倚。其於貴國與我中國兩相和好之誼。絲毫不得有損。若所云捕拏潛船。據

搶督臣。攻克城池等事。此項逼迫之言。中國之於貴國。從未有此。本爵之於貴大臣。亦從未有此。總之立國之興衰。不在貧富強弱。要在人心拱服與否。若臣民一心向化。雖漫無扶持。眾志即可成城。若所到之處。人心渙散。不願與之融洽。就令扶持有具。持恐保護無人。本爵分屬懿親。身肩重任。計是非不計利害。貴大臣公正居心。和平辦事。想能諒此衷也。為此照覆。

掌浙江道監察御史朱學篤奏。洋人肆意要求。靡所底止。其可俯從者姑如所請。以羈其橫暴。自屬萬不得已。至於事關重大。窒礙過甚之處。必須堅持定見。以距詎行。西安

門內蠶池口地方。密通

宮廷。宜如何森嚴禁令。近見該逆蓋造洋樓。高約八九丈。登
瞰

宸園。瞭如指掌。聞其絕頂。竟可窺瞻。

大內。狂悖莫甚於此。且其樓頂造為平臺。並無屋脊。環牆四
面。牆間排列留空。直與礮臺無異。洋人居心。豈尚可問。

宮禁之外。理宜嚴肅。豈容他族實僑。至於此極。相應請

旨飭下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曉諭該國。設法妥辦。以肅禁地而
防不虞。軍機大臣。而奉

諭旨。該衙門查議具奏。

丙子。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日國使臣瑪斯於同治三年五月間。在天津呈遞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照會。懇議條約。經崇厚據情奏明。欽奉

諭旨。派前侍郎薛煥會同崇厚與之辦理。聲明一年之內。或在上海。或在天津互交。復經薛煥等奏蒙

聖鑒在案。去年秋間。該使臣瑪斯欲往南方過冬。曾以換約逾期。有無妨碍等因。照會崇厚。當由崇厚照覆該使臣。並言明隨時互換。均可通融辦理。茲於七月初十日。准署兩廣總督臣瑞麟咨送該使臣呈遞。臣衙門照會一件。內稱前在天津議立和約章程。茲據本國定允。應即赴京互易。惟天

氣端烈。俟是數日。然後上道等語。臣等查日國換約之事。上年係由薛煥會同崇厚在天津議定。此次該使臣懇請互換。自應仍由崇厚給予照覆。以歸畫一。臣等當即代擬照覆。玉寄崇厚由該處轉發。至日國條約第五十二款內。載有互換之處。或在上海。或在天津。並無赴京字樣。今該使臣照會內。有赴京之語。顯係意圖蒙混。臣等業於代擬照會內。將在津互換一層。生實告知。絕其覲覲之念。查該國換約之期。應在去年九月。因該使臣在南方耽延。致逾期。現既呈遞照會。懇請互換前來。臣等擬請就近派員在津辦理。可否仍

飭崇厚與該使臣互換之處。日等未敢擅使。俟

命下之日。即由臣衙門知照內閣。按照成案將日國漢洋字合訂

條約一本。恭用

御寶。發交崇厚祇領照辦。

御批。著派崇厚會同日國使臣。互換條約。餘依議。

日國照會

為照會事。現接四月十七日來文。內稱茲聞貴國又有與

攻路國交戰之事。自應一律辦理。由本衙門通行各處。查

照祭哩國成案辦理等因。本大臣捧讀之餘。不勝感激。再

同治三年九月初十日。本大臣在天津會同

欽差大臣崇議立和約章程。副本大臣將議定和約。進呈御覽。茲

經奉本國大君主欽定。允。本大臣應即啟程。前赴

京師。將和約互相交易。惟本大臣現有采薪之憂。更兼天氣

熾烈。致茲淹滯。俟延數日。然後可以上道。溯本大臣前與

欽差大臣崇會議之時。業已聲明將來互換和約章程。務必奉到

本國大君主欽定。允。方可交易。雖今屈指逾限。經年。似

於事體究亦無礙。又上年八月初十日。貴恭親王所付來

崇大臣照覆一件。亦與此意相符。茲本大臣雖據閱數日。

請勿以此爽期為意。是所厚望。為此照會。

乙卯。署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李雲麟奏。前經解存鐵庫

之伊犁餉銀十九萬兩。久存無益。且恐別生枝節。岑素於
六月下旬。因榮全遣來佐領額爾墜圖回差之使。徑行到
飭科米護餉之委員佐領伊克坦布等。迅將科米所存之
餉銀十一萬兩。趕緊解回。由科布多至牙行營。以濟急需。
其喀帕兒所存之八萬兩。仍存該處。留為榮全就近動用
之款。如此實於大局兩有補益。除咨商著伊犁將軍榮全
酌覈辦理外。相應請

旨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照會俄國。任京公使。趕緊知會俄國
境內科米喀帕兒等處該管各員。一同查照辦理。以免貽
誤。

御批着照所請。該衙門知道。

壬午。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奏。等前准神機營
咨稱。所有在津馬隊官兵。如有實係患病及不堪造就者。
由等查明覈辦等因。嗣據外國總教官薄朗面稱。以該官
兵演練馬技。必須一律強壯。其中年老及有病不善乘騎
之人。亟應驗明挑換。以資教練。節經隨時察看。查有患病
及年老不能耐勞者。隨時撤回京營。查明神機營另挑精
壯兵丁來津更換。現均如數挑遞前來。一律年富力強。可
期認真操練。悉成勁旅。其上年冬間原撥察哈爾官馬四
百匹。曾於解到時查驗。內有驢分不足。及口老疲瘵不堪

習練者。奏明隨時批出。將所節之乾。買補得力之馬。現已
批換添購。一律整齊。皆係健壯。可資習練。應用馬上子槍
腰刀。亦均由稅務司從外操辦前來。皆為編列號次。分給
各官兵收執。並有應配之馬鞍應用馬上戰詳號衣號帽
戰裙。均妥為製備。由總教官薄朗。逐日訓練。其有技藝出
眾。學習認真者。批作委官。照案加給口分。以期兵馬精壯。
器械鋒利。足備干城之選。目下新補之兵。雖未能全隊嫻
熟。而馬上馳驟步伐。亦可日求精進。至大沽兩岸礮臺。去
冬擇要修補。曾將礮洞兵房各要工。擇要修補完竣。奏明
尚有應濬之海濬。應築欄湖壩各工。其時已屆封河。土工

難施。茲本年按時挑築。以期經久。節經飭沐委員。先將破
臺。週三合土。一律加築堅固。其濱臨海面。潮漲溜勢頂衝
之。塌湖壩。及應新挑濬海濠等工。以次修築。隨時保護。運
到大小破位。應速取。壘破牀破架。均擇堅實。沐科成。做如
法安護。現已逐漸整齊。等語。即由親赴海口。逐一履勘。妥
為布置。以期集固海防。

御批。知道。

善辨夫務始末卷之四十五